

青岛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也是富有文化气息的名都。当我走进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时，实际上是在追觅它的前身，低徊于前人之思。1930年夏天，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来此担任文学院院长和语文系主任。相信他是带着十分愉悦的心情来的，否则，何以写下终生唯一的写景散文《青岛》呢？

作为1924年始建的老校区，地处气候宜人的海滨地带，天色湛蓝，夏云多奇，远山点缀的红屋顶，足为观眺者点睛。徜徉校区，峻耸的大树蓊蓊地遮阴，益显校园的幽静。不由抚时感怀，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熏染陶冶的学子真是有福了。走向校园东北角的一处小型广场，那里矗立着闻一多先生的花岗岩雕像。上半部为围巾长髯、敛眉沉思的半身像，下半部为“闻一多先生”五个大字及生卒年标示，碑体背面镂空有闻一多学生、诗人臧克家撰写的纪念碑文。离此不远，可见一幢红瓦黄墙、爬满虬藤叶蔓的德式二层小洋楼，即闻一多故居（又称“一多楼”和“闻一多故居展室”）。那天请“海大”一位教师帮忙，临时开锁才得以入内参观。底楼过道里堆了不少书；二楼墙面及房间里，较多陈列闻一多在校时的图文资料。

闻一多刚到“青大”时，先是在校外租屋居住的，虽然他与家人惬意于凭窗可听涛观海，但楼处一层，潮湿且采光不佳，挨了数月后才孤身搬到今址（其间妻子高孝贞即将分娩，他将妻儿送回湖北原籍）。闻一多任职“青大”，除忙于一般行政事务外，主要讲授历代诗选、唐诗、英国诗歌等中外文学课程，授课之余，还埋头从

事《诗经》《楚辞》、唐诗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众所周知，闻一多是诗人，代表作有《红烛》《死水》等，但那个年代的诗人，直抒胸臆的创作“青春期”过去后，尚能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学术研究。来“青大”执教，正是闻一多从诗人向学者转型的重要节点。第一学期时，他曾旷了两节课，花四天时间写了隐逸诗坛前的最后一首诗：《奇迹》。

是突发灵感吗？非也！乃因正在筹办《诗刊》季刊的徐志摩一再催稿所致。目下清寂的一多楼在当时就是个很荒僻的地方，离此不远处还有一片坟地，在气候干燥的夏夜时有“鬼火”（即磷火，磷化氢，可自燃）出没。闻一多住二楼，太太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饮食起居，但他埋头学术研究，心无旁骛地度过了孤独而丰盛的一年。

《颜氏家训》有言：“学如牛毛，成如麟角”，没有一种闭关式的专注，断难达到宅心史集、学思能深的上乘境地。他的学术撰述，首先是从《全唐诗人小传》开始的，乍看书名便知，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不过，可见一幢红瓦黄墙、爬满虬藤叶蔓的德式二层小洋楼，即闻一多故居（又称“一多楼”和“闻一多故居展室”）。那天请“海大”一位教师帮忙，临时开锁才得以入内参观。底楼过道里堆了不少书；二楼墙面及房间里，较多陈列闻一多在校时的图文资料。

不久前，“夜光杯”发表《淮海坊59号》，生动记述巴金居住淮海坊59号期间取得了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由此想起，“八一三”事变后，他还曾在这里发出烽火中的“呐喊”。

1937年7月，巴金搬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后称淮海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卢沟桥事变后，他密切关注华北地区的局势，于7月20日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此后，他又担任在沪创刊的《救亡日报》编委。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巴金与茅盾等为了支持淞沪会战，积极汇聚上海文化界之力，着手筹办一份适应战时需要的文艺刊物。他的《谈〈春〉》回忆：“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8月25日，《呐喊》周刊在隆隆炮声中问世。该刊系32开本，仅16页，无专门封面，首页印着刊名和目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店、立报馆（旋又增加五洲书报社、生活书

外，书籍堆得满坑满谷，别人看着乱，他却分门别类做了记号的。在“青大”的同事中，他与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交好，偶尔结伴去海边散步，或楼下一声招呼一同去上课。胡适当时担着公职，想聘请一些专家进行世界名著的编译，曾来“青大”邀请闻一多、梁实秋各译韵文体和散文文体。本来工作已经开展，由于种种变故，闻一多的翻译计划被迫搁浅了，梁实秋却在此后三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翻译出《莎士比亚全集》共37种。

闻一多是性情很真的人，惟其如此，才无力应对种种人事纠葛及突发事件的冲击，遂于“青大”执教两年之际，辞去教职转赴北平，出任清华大学语文系教授。虽然说“青大”时期的闻一多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型，但他那种刚肠嫉恶、取舍自明的诗人性情丝毫没有转型。后来在昆明，甚至演变成斗士般铿锵的步履，每每想起此节，实堪击节而和焉。

## 烽火中的“呐喊”

朱少伟

店）代售。创刊号发刊词申明：“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本刊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

在同期，茅盾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指出：“我们一向从事于文化工作，在民族总动员的今日，我们应做的事也还是离不开文化——不过是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我们的武器是一支笔”；巴金的《一点感想》表示：“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萧乾的《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呼吁：“每个人都要，也都应该做事。如今，难民并未救完——还多着呢。我们不能任他们在街头挨饿受冻”。此外，郑振铎、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也纷

纷撰文，作者阵容很强大。8月29日，《呐喊》周刊第二期出版，销量比较大。不料，上海租界当局在日军压力之下，禁止该刊印行。巴金与茅盾等经过商量，果断将它更名为《烽火》周刊，重新作登记，于9月5日继续在沪出版。

《烽火》周刊的出版宗旨和编排风格与其前身相同，从第一期开始标明系“文学社、译文社、中流社、文季社联合刊物”，茅盾为“编辑人”，巴金为“发行人”，在上海城内西仓桥街3号设“发行处”，由全国各书店各报摊代售。该刊第五期出版后，因茅盾离沪，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均由巴金负责，其中不少工作都在寓所完成。11月7日，该刊出至第十二期，被迫休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巴金为“编辑人”，茅盾为“发行人”，第十三期的《复刊献词》说：“大上海完全沦陷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



读者的可贵精神，令人钦佩。

## 书房里的烦恼与喜悦

绿茶

前些天，把家里的书打包了十几箱，准备运到朝阳区的房子里存放，海淀这边的小屋实在堆不下了。却听说那个小区暂时封闭，老邻居杨早、邱小石等都隔离在家。我这批打包的书籍只好继续堆在家里，成为我录视频的背景。

那个房子因为书太多，至今没法收拾出来出租，这几年变成我的“存书处”。虽然，很多书都是出版社和作者赠送的，但这些免费的，却需要高昂的“住处”。不久前，在小红书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家堆积如山的书堆，一张是“面朝大海”的书房，没想到，这条在小红书上爆了，阅读量已经超过百万，留言的人多数羡慕我“堆积如山”书堆。

爱书之人，对书房总有着近乎任性的痴迷，不管家里空间多么抱歉，都想留出一片独立的阅读空间，无疑，我们都是热爱书籍、尊重书籍的人。这些年我遍访读书人的书房，更让我感到，书籍在家庭生活、写作生活、学术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无处不在。大多数读书人家里，每个房间都是书，甚至侵占到厕所这样潮湿、不适合放置书籍的空间里。

书和家，无疑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没有书的家该是多么空洞，一个没有阅读环境的家该是多么乏味。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一间没有书籍的房间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书，无疑是家庭里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洗干净躺平在沙发上，随手翻开一本书，最能驱散我们的疲惫，治愈我们的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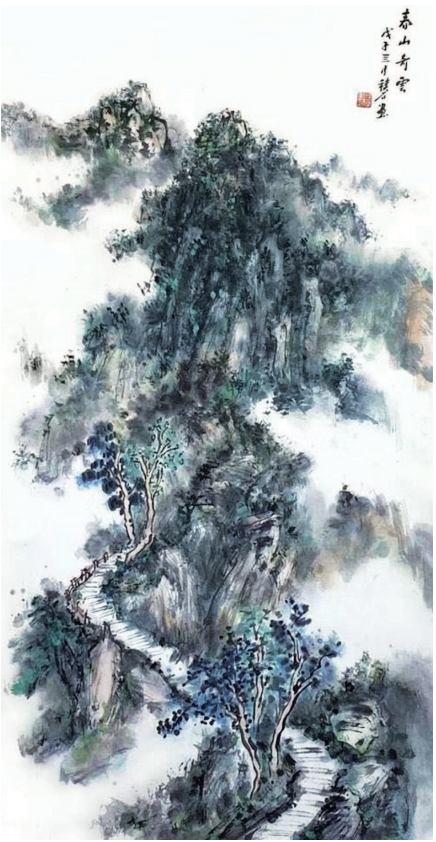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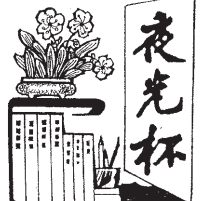
然而，当我们贪婪地把它们一一邀请回家，给它们营造舒适的环境，往往唯一的阳面房间要让给它们，因为书籍需要温暖而干燥的环境，阴面长期不见阳光，容易发霉。

我们还得打造结实的书架，让它们各就各位，万一疏忽大意了，等你再想找它时，它会躲起来不让你找到。一开始还好，空间比较宽敞，大家相安无事；等书房里小伙伴们越来越多后，“战争”就开始了。

我已经管不了“战争”有多激烈了，只管一个劲往上摞书，只要能装更多书，也不管用的时候能不能找到。书多自然有无尽的苦恼，但如何处理书才是最大的苦恼，想要把书合理地分类和处理，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做过很多尝试，最终都不能实际解决问题。

很多朋友让我送书，对方支付邮费，这种事情我也干过，依然无比费时费力，要一把一把的书挑选出来，打包、寄走，这些繁琐的事情简直干不下去了。不如干脆什么都不干，新来的书一直往上摞，往上摞……开箱，再开箱……

尽管如此，“坐拥书城”的感觉对爱书人而言，有着无比的幸福和喜悦，挤在小小的书房里，眼睛在书脊上一一划过，看到一本“非看不可”的书，把上面的书一一搬开，捞出那本书，歪在书堆中迫不及待地看起来，一天就这么一晃而过……



春山奇云

何积石

中国画

文艺女青年的病，养娃能治愈，我就是一例。单身文艺女青年的病，主要在于只关心自己的“主义真”——总是把个人对文艺乃至艺术生活的观点坚持到底，顾盼他人。生活是碗面条，文艺是上面的浇头——如若不能乘早班火车到苏州去吃手剥三虾面，那么去常熟吃也是可以考虑的……但面还是那碗面，是基底。文艺女青年总是骄傲于个人对浇头的追求之极致而忽略了面条对于大众果腹之扎实。于是，大部分吃着三丝冷面的人，轻则觉得文艺女青年一根筋，重则觉得她有病！如果不治，延误终身。

文艺女青年不养娃，是不会自觉有“病”的。正如爱过，才知道其深；病过，同理。养娃，是女生人生分水岭。此前，被人呵护到不自知；此后，必须开始呵护人，起码是一个小人儿。阅读广泛的文艺女青年开始寻找养娃指南和有娃诗人的感叹。好在，真正的文艺女青年也关注哲学。终于认识到非文艺女青年可能会纠结一辈子的难题——我和子女之间，真正的关系是什么？

严格说来，母亲和子女没有太大关系。有一次与二胡演奏家段皑皑的老师、民乐教育家王永德聊天，他热衷教学且视学生为“子女”。为何？他答，人类的天赋使命不是繁衍吗？最朴素的真理往往被人忘记。因

此，子女，只是生命这个欲望，借助人实现的本能，是自然规则。它贯穿在植物、动物甚而海洋、石头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东西上。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诞生的？最初不是只有草履虫吗？不要把人看得比天还大。不要把某人的意志凌驾在别人之上。

我养娃后的最大感触是——看着小人儿一点点长大，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简史。宝

## 养娃，让文艺女青年人生开阔

朱光

岛台湾表演艺术家金士杰“文艺”到60岁养了一对双胞胎。当时，他每天看着两个不会说话的婴儿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或“捶胸顿足”的动作表达情感，“我忽然就想到了古代的优”——戏剧发端于祭祀，在仪式上表演的人，就是优，不说话，却能让人看懂。优，即演员。对此，我深有同感，看着娃迈出的一小步，就想到了阿姆斯特朗的一大步。陪娃看片的最佳选择之一，是各类宇宙浩瀚、生灵奔腾的纪录片。孩子总有一个阶段热衷日月星辰、宇宙洪荒、恐龙犀牛乃至蝴蝶振翅，以及因此带来的蝴蝶效应。而他们每天提出的为什么，逼着我们掏空所有学识去回应。哪个学校有全科教师？还不是一起“教学相长”。回应孩子的要么是完全真

实的答案，要么是幽默趣味的应对。自觉幽默不足，那就靠自学“全科”来补。这对于爱学习的文艺女青年来说，十分享受。

了解人之渺小，自然不再只求个人“主义真”；但也因个人依然有追求，所以必须合理安排时间。最可行的做法，是协调双方老人和自己三家人的时间表。个人意志如何贯穿三个家庭？颇难，需要适当妥协。但团队合作主要还是靠四要素——时间、情感、金钱与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三个家庭为孩子好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很多事儿就好商量。协调得当，就是一个了解别人也需要扎实面条的文艺女青年。

最后，会发现，孩子在2岁起至8岁间带给大人的纯粹的快乐，是人间至味，且不可逆。可以再来一个，再过一遍。乐观估计，人总能活到八九十岁吧！养娃的前两年确实辛苦。养两个，也就苦四年。四年与八九十年比，算啥？哪怕将来他们去远方——使其能没有父母依然快乐地活，不正是我们每天教他们的事儿吗？

养娃，真的让文艺女青年人生开阔。

## 十日谈

新时代 新父母

“爸爸和我们在一起”。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郭影